



森林水滴

秦 牧

436



森林水滴

秦 牧

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森林水滴
秦牧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7.625 印张 2 插页 350,000 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1721-9
I·1519 定价:15.00 元

目 录

第 一 辑

森林水滴	1
歌王云雀	6
伶仃洋上	11
手祭	18
东北虎话	23
敝乡茶事甲天下	26
澳门异闻录	33
野味的魅力	41
果宴风味	45
十万大山金花茶	50
东南亚亲戚	54
泰国的华裔之谜	58
瑶寨一杯酒	62
日本“昆虫人”	66
动物情趣	69
啊！深山宝库	80
中国的药方之谜	83

捕鱼花样与人间万象	86
新年习俗的哲理情趣	91
橙黄桔绿秋光美	94
在大连的海鲜席上	97
酥炸螯端上了餐桌	101
五洲激荡虎门风	104
世界巨果波罗蜜	110
夏威夷果夜话	114
哲学果子	118
瞧一瞧东洋镜	122
圣诞抒情	126
一座县城的风格	131
梧州豆浆	135
餐桌气氛	138
我和图书	141
掀开新年日历	145
访岭南第一花乡	147

第二辑

“烙饼大不过烙它的锅”	152
豁达	156
两个关卡之间	160
谈“社会旋风”	164
漫话戏曲中的“罪子”故事	169
数字的八阵图	173

机关算尽太聪明	176
在深渊旁边	181
关于“狱中忏悔录”	184
永恒的《皇帝的新衣》	187
家教	190
青史留芳究是谁	193
鲁滨逊的独木舟	198
冷血杀手	201
小偷传奇	205
话说尊姓大名	209
给香港人的迎春书柬	212
中国的阿拉伯人	218
闲话漫谈长智慧	222
独具慧眼与棋先一着	226
家庭宠物的变迁	229
思想大道上的陷阱	233
“鹭鹭腿上劈精肉”	236
医生朋友的漫话	239
历史彗星的尾巴	243
说巧	247
国际女神的光圈	251
论老太婆挥刀斩贼	255
一条龙变成一条虫	259
五花八门的定场诗	264

旱虾·山蟹·长脚的鱼·····	268
狗·猫·鼠·····	271
看楼兰古尸·····	277
乡音巨浪·····	280
临窗絮语·····	283
相看两不厌·····	286
寄语家长·····	289
千家万户需要爱的暖流·····	294
一束鲜花献给老师·····	298
话说母亲节·····	300
施密特的鸟瞰图·····	304
徐特立论状元·····	309
敢想敢闯的神话·····	313

第 三 辑

漫话书报市场·····	314
啼笑皆非话出版·····	318
他是伟大的人民之子·····	323
曹禹称巴金做“恩师”·····	328
沈从文的文学遗愿·····	332
忆陈远高·····	336
黄公度旅行世界·····	343
书籍也可以像高级糖果·····	347
一位自然科学家写的爱情小说·····	351
熟悉作者,就会加深了解作品·····	357

征文评委花絮谈·····	362
了解一点饮食文化·····	370
答谢和自白·····	374
先求平易后波澜 活泉喷涌汇笔端·····	386
学习写精炼些·····	390
窗和桥·····	393
不拘一格出杂文·····	397
色彩缤纷一座城·····	400
赞美流畅自然的文笔·····	404
语言艺术的魅力·····	408
漫话“习非成是”·····	411
谈谈中国当代文学·····	415
漫话文学编辑的生涯·····	419
华人笔下的斑斓世界·····	425
漓江画童·····	435
漫话随笔·····	439
一幅清雅的水墨画·····	441
淡水就在我们脚下·····	443
读十九个市的《岭南文艺专页》·····	446
征程寄语·····	451

第 四 辑

关于《中国当代散文精华》·····	454
谈谈《中外散文名篇鉴赏辞典》·····	457
写河山大传,绘人文长卷·····	460

铺路·架桥·撒花·····	468
扑动幻想的彩翼·····	475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479
描绘白山黑水的壮丽风物·····	484
探索散文创作的系列问题·····	491
熟悉乡土 热爱祖国·····	496
乡邦眷恋 一往情深·····	500
谈谈中国美食诗文·····	506
老蚌寻珠录·····	509
关山月《山河颂》画集序·····	511
漫画坛上闯将少·····	514
《草原风》序·····	518
多认识动植物·····	521
小说集《太平山之恋》序·····	525
澄海新县志序·····	530
画坛怪杰李铁夫(代序)·····	532
美妙的对联艺术·····	538
来自域外的真理回声·····	541
多读精品·····	545
时代哺育了作家·····	548
后 记·····	553
编者附记·····	紫风 555

第一辑

森林水滴

我很喜欢在森林中漫步。

近十年来，我到过好些地方的森林。小兴安岭、庐山、武夷山、三清山，以及广东封开、龙门等处的森林，我在这儿并不想写游记，无意一一描绘它们的细部景色。我想说的，是在那一片深绿，或者墨绿、碧绿、苹果绿、嫩绿赫然构成层次的山野，你要是登上森林瞭望哨，在山风呼啸中，看群树摆动，仿佛海洋在翻腾一样；那壮观的景色使人顿然忘却世俗的许多纷扰琐碎的事情。古人类是从森林走出来的。也许我们看到了森林，唤醒了一种原始的、粗犷的感情也说不定。

在森林里的浓荫下行走，呼吸着比蜜水还甜的新鲜空气，端详着一株株绿树的英姿，令人不禁想起了国外一位学人讲的这样意思的话：“诗是我辈俗人的作品，大自然的杰作是树，

一株树要比一首诗美丽得多！”你看，它们有的是疏朗的，有的是繁密的，有的亭亭如盖，有的屈曲多姿，各式各样的树显示了各式各样的美。有的树主干上光光洁白，有的树主干上起了瘿结，附着了攀缘植物和悬挂植物，它们一路开着花，居然直达树梢。在林荫下漫步，有时森林水滴滴了下来，也许是沿着你的面颊流淌，也许是从背脊直下，沁入心脾，每当此际，我总是一点也不忙着把它拭去，而是任由它悄然坠下，享受着一种生活于大自然中难得的情趣。

森林是宁静的，但也是喧闹的。你如果在里面仔细观察，就会随处发现动物，有时一只啄木鸟在头顶上笃笃笃地啄着树干，有时一只金花鼠惊鸿一瞥地跳跃而过，有时成群长尾山雀在空旷处振翅飞翔，它都使人感到生机盎然。你如果在林里审视着树干和树叶，就会发现，森林里几乎到处都有小生物，它们都在忙忙碌碌经营着生活，花式品种纷繁到难以胜计。表面上看，好似一片宁静的山林，有这么丰富的内容，真叫人捉摸不透，它不是一览无余，而是内涵深厚，它像一部你永远也读不完的大书，这也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原因。

正像海滨渔夫中有许多奇才异能的人一样，森林里也经常活动着许多奇才异能的人。他们能够辨别各种树的特性，什么树能够长什么菌，什么树的汁液可以解渴，什么树的果实可以充饥，他们全都 know。东北的老猎人敢于带着极其简单的工具就进入深林，既不愁捱饿也不怕碰到猛兽。大森林就像一座他们可以随时探手取物的仓库似的。有人告诉我，在张家界林区，当一行旅游者因食物供应不上而捱饿的时候，他

们碰上一个森林老人，老人问明原委，叮嘱大伙不必忧心，他马上可以协助解决，他返身走进林里，才一会儿工夫，就捧着一竹篮花花绿绿的鸟蛋出来了。当旅游者面有难色，表示不惯吃生鸟蛋的时候，老人嘻嘻地笑着，连声说：“有办法！有办法！”再度走入森林里，不一会儿，手捧着煮熟的热腾腾的鸟蛋出来了，原来那森林里什么地方有鸟蛋，什么地方有一眼滚烫的温泉，他全知道。在福建武夷山区，我碰到一位老猎人，旧时代他为了躲避抓丁，曾经单独背着一杆枪隐居山林多年，猎得野兽的时候，就在深夜偷偷下山，把兽皮之类的东西悄悄交给家里的老人，再取走弹药、盐巴之类的用品。他谈起山鸡、猴子，黑熊、虎豹的习性，熟极如流，比任何动物教科书讲到的都精彩。他告诉我，有一段时间他只猎取到猴子，结果一连几天，食物就只有一味：猴子肉！像这一类故事，我们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办法听到的。森林之所以吸引人，也在于这本自然的大书，它的人和物，都太丰富多采了。

因此，每次到森林里去，我都感到很大的快乐和满足。如果说，走进城市的公园里，尽管那里自有繁花锦绣，但它所激起的欢悦只不过像是一阵轻微的涟漪，至于森林，令人从心底掀起的，却是滚滚滔滔的波涛了。

我曾经这样反躬自问，为什么到森林去，能引起这种深沉的喜悦？一种复杂感情的涌现，有时不是几句话能够解释得了的。它空气清新，使人脱离尘嚣，它既有一种莽莽苍苍的粗犷之美，在它的细部方面，又有一种纤纤细细的灵巧之

美。它像一部博大精深的巨书似的，展现在人眼前，使我们一时完全忘却了琐碎扰人的烦忧，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但是细细一想，情形既是如此，又不完全是如此。我们到森林去，所以引起一种眷恋低回的感情，又是因为在理性上，我们知道森林和人类生活存在密切关系，如果没有森林，没有树木，这世界将变得多么的寂寞和悲哀！由于森林遭受严重砍伐，引起的水土流失，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的事情，在国内大量地方是屡见不鲜的。一看到童山濯濯的景象，你就会知道那里的村落沉漫在不幸之中了。这且不去说它，就是大片大片，一望无际的大森林，不论从世界范围来说，还是从中国范围来说，它们的总面积都存在不断缩减的趋势。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森林资源虽然在上升，但是发展中国家却是在迅速减少之中的。两相抵除，仍然是一个下降的趋势，这不能不说是世界的一个隐忧。就是只以中国来说，中国森林面积在国土中的比例低于世界平均比例。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它也还在逐渐减少之中，我到有“中国林都”之称的伊春去，到森林覆盖面积雄踞中国前列的福建去，当年都听到人们谈论造林速度比不上砍伐速度，森林面积在缩小中的话题，虽然也有造林比较迅速的省区，但是两相抵除之后，全国仍然是一个降低的趋势，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一个隐忧。伐木丁丁的声音，并非是全可赞美的。那里面也有破坏安宁生活的刀斧之声呢！

这样一想，我终于比较能够分析走进大森林时所以感到喜悦的缘由，原来，除了欣赏宁静，赞美雄浑，领略深厚之

外，也还有一种庆幸的心情：“这里还有这么大一片森林！”“没有看到受破坏的景象，真让人高兴！”

这样一想，又觉得在快乐中是夹杂着一点忧伤了。就像在观赏红叶时候那样。

但愿在不太久的将来，能够看到中国的森林的总面积逐渐上升的喜讯，这在中国是可以称为“特大喜讯”的。那时，我们到森林去徜徉，就会只有欢乐，而不夹杂点忧伤了。就像一片健康的绿叶，只有翡翠的颜色，而没有病斑一样。

人们！但愿对树木，对森林，也都有一份理性的爱，而不是一味只知道胡乱砍伐吧！有没有这点爱，可能也是一个文明人和一个愚昧自私者的分野。

歌 王 云 雀

南方人爱养的小鸟，无非是画眉、云雀、绣眼儿、石青儿、金丝雀、虎皮鹦鹉、戴胜一类的宝贝。我是从不养笼鸟的，但是经过养鸟人挂笼子的地方，却常常禁不住驻足凝神谛听。鸣禽的歌声，真像是出口成诗的乐章，那一声声直干云霄的柔啭，那一串串美妙的颤音，常常使我叹为绝唱，城市里听到大自然的鸟声很少，这也算是一点弥补了。

在许多笼养的鸟儿当中，我对云雀特别怀有感情。云雀（也就是百灵）的笼子特别高，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笼子正中有一个小圆桌似的摆设，这是方便它振翅高飞和降下憩息的。对这种羽毛并不美丽，而歌声嘹亮迷人的小鸟儿，我每每怀着一种近乎景仰的爱慕心情。

人们在各种各样的生物中，常常对一种或几种是特别喜爱的。这种现象，表面看来很平常，原因探索起来却很深远。人们常常因为生平经历过某桩事情，印象深镌心版，这就形成对某种生物的偏爱了。有时，还因为心理上存在欠缺，就以对某种生物的宠爱来作为补偿。我们读作家们的篇章，常

常有描述一种或几种生物的。

例如有一位作家写他见到雁群飞降到薄冰之上，带头的大雁以胸部勇敢地撞击冰层使它破裂，让雁群可以就地饮水。还有一位作家抒写他见到一只雌麻雀为了保护幼雏，勇敢地盯视着狗的情景。往往一件这样的事情，就足以使目击者百感纷纭以至铭记终生。

对于云雀，我也有类似的经验。

六十年代初，有一年我去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到处都是草原和砂碛的国家，除了城市和蒙古包密集的居民点以外，到处是一望无际的荒原。有时驱车一百几十公里，也看不到一点人烟。草原上早獭被车声所惊，慌忙奔窜入洞的情景，以及路畔偶尔出现的死马骸骨的场面，更增加了草原给人一种一种辽阔空虚之感。有一次汽车在附近一个油站加油，我在一片草原上躺下来憩息，草原的花像一个个蛋糕似地遍布远近。除风声外，周围听不到一点音响。如果人的耳朵特别灵敏的话，那么，大概草叶舒展的声音也可以听见了。这种无比的空旷和异常的寂静，使我感到安详而又可怖，仿佛大地上就只有自己一个人了！正当我感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时，突然一阵爽朗欢乐、甜美异常的鸟儿的歌声响起来了。它唱得那样迷人，好像整个生命全都投进去似的。但它在哪儿呢？为何我竟不见它的踪迹？循着鸟声极目搜寻，好久好久，我才发现在两三百米的高空上有一个亮点（那是阳光映射在它身上反照出来的光采），原来那是一只云雀在歌唱。不久，又有一只云雀腾空而起，飞高又再飞高，然后像

一架具体而微小的直升飞机似的，一动不动地停在高空之上，它们在那儿共同举行高空音乐会。我极目上眺，它们各个小得像一个镍币似的，然而这一个个光点，却奇迹般发出那么美妙迷人的嘹亮的歌声，这种情景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这时，我的怅惘之情突然一扫而空了。我对这带翅膀的小天使竟产生了一种拜物教徒般的感情，它们把欢乐传递给我了。

草原中的云雀就是这么勇敢和可爱的。它使我不禁联想起人间最有才华的诗人和歌声，想起小小年纪就攀登高峰，开创了纪录的英雄。

当时我想，如果人的歌喉比得上云雀，那么一个人的歌声就可以使百数十里方圆区域之内的人们都倾听到了。

经过那一次，我深深地爱上了云雀，虽然我不养笼鸟，但是看到云雀笼子的时候，总禁不住在笼旁伫立一番。“在笼子里的歌声算什么！如果它是在辽阔的草原上啊……”

由于对云雀产生了好感，我也就不由得关注起它的一切来。因此，我知道人们对它早就赞美备至了。云雀，除了百灵的别名外，在中国还被人称为“叫天子”。鲁迅描写他旧居百草园的情景，里面就有这样的句子：“……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茶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根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叫天子”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歌唱之王”，可见，中国人早就给云雀献上一顶小小的皇冠了。先于我而对云雀倾慕备至，有“拥立之意”的原来大有人在。熟悉京剧的观众知道，中国有“小叫天”、“盖叫天”的名字，乍看似不新鲜。但是如果知道云雀有“叫天子”这么